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九十四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

乙丑桓王四年 七年 齊僖十五年晉哀二年曲沃武公稱元年衛宣三年蔡宣三十四年鄭莊二十八年曹桓四十一年陳桓二十九年杞武三十五宋殤四年秦文五十年楚武二十五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穀梁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胡傳 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

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
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
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鄫以
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集說何氏休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
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
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為齊所滅
紀季以鄫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
重錄之　范氏甯曰媵之為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
行非禮也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娣
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　孔氏穎達曰女嫁於
他國皆有姪娣與適俱行則所尊在適書適不書姪
娣叔姬待年之女年滿特行故書其歸魯女嫁於他
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娣尊與卿同其書故是常例
賈云書之者刺紀貴叔姬傳無其事是妄說也　孫
氏復曰媵書者為莊十二年歸于鄫起　程子曰伯

姬為紀侯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不書憫其無終也　高氏閌曰娣亦書歸若堯之二女降于溈汭皆曰嬪　張氏洽曰媵不書此特書者以其終不忘紀之五廟雖紀侯卒而歸于酅以奉宗祀没其身而後已聖人以其賢可以厲婦行將有其末必錄其本是以變例而特書之　趙氏與權曰伯姬歸紀踰五年而叔姬歸焉卒之紀侯去其國而伯姬葬于齊紀季以酅入于齊而叔姬歸于酅二姬皆不得其所終春秋之法有其終必有以見其始也

滕侯卒　滕國杜注在沛國公丘縣東南今山東兖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即滕國也孔疏譜云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居滕

公羊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胡傳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强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異於是魯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候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而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侯訓君也五等之主雖爵命小異而俱是國君故總稱諸侯也　劉氏敞曰左氏云不書名未同盟也非也嘗同盟者卒未必皆名未嘗同盟者卒未必皆不名　程子曰不名史闕文也　家氏鉉翁曰不名不葬諸說不同愚謂不名史失其名也不葬魯不往會史佚其謚是以失書不容鑿

為之說

夏城中丘此書土功之始　中丘杜注在琅邪臨沂縣東北今山東兖州府沂州東北三十里有中丘城

左傳書不時也

公羊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穀梁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集說范氏甯曰建國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刺公不修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夫保民以德不以城也　孫氏復曰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廏作一門築一

圍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時謂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非此不時也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　葉氏清臣曰城郭雖立以為國非恃以守國故先王歲因農隙修之於無事之時而城多出於畏齊畏晉畏邾畏莒不然則大夫強而自城其邑或過其度未有無故而為也既不能愛恤其民以時舉其政事至而旋為之備以奪其時此經之所以書也　程子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務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

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胡氏寧曰穀梁子之意為春秋時言之也城不可無而未為國之急易所謂設險非止於築城禮所謂城池亦固國之一事爾春秋凡城必書或志其非時或志其非制或志其非所得其時制又當其所而亦書重民力也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或與民同其利或與民同其樂則不可以已矣　吳氏澂曰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故無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農以足食生財有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農非兵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禮而不敢妄興不得已而役之亦必節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凡力役必書重民力也

汪氏克寛曰内城二十三春城四夏城七冬城十二左傳於此年并城郎祝丘及新延廄新作南門築鹿囿皆曰不時凡城於冬者皆曰書時或曰周之冬十月十一月乃夏之秋周之春正月二月乃夏之冬

而左氏於城向諸防諸鄆平陽中城城防郎圉皆曰書時延廏南門亦曰不時何哉今考左傳言龍見而戒事則夏之九月而周之十一月也水昏正而栽則周之十二月正當役民之時也日至而畢則夏之十一月而周之正月也謂日至而畢則周之春不宜興土功矣經於他事書春夏秋冬而繼書次月則凡書時皆指四時之首月如成十七年書冬會伐鄭十一月公至十二月日食是也若城築蒐狩之事乃以時成通歷三月事畢而言之非獨指首月也詳考經文則可見矣　湛氏若水曰左氏曰書不時也公羊曰以重書也愚謂二說皆是也事孰為重愛民為重愛民孰重以時為重　卓氏爾康曰莒入向則魯疆埸須有以備之然夏而用民不憂其力矣灌甫曰宗春秋城內邑二十三以夏城者七以春城者四其餘皆時也不時而城固書時而城亦書何也聖人惜民力慎興作懲僭慝耳其畏齊畏晉因邾因莒與大夫自

彊而城各因文以見義
不在書時與不時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此列國來聘之始

左傳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公羊 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穀梁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胡傳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考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簒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

黑背帥師師皆罪其私也陳光奔楚而稱弟盜殺衛縶而稱兄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集說杜氏預曰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　孔氏穎達曰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帛加璧以致享鄭玄注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是執玉帛以相存問也玉人職云瑑圭璋璧琮八寸以覜聘注云八寸者據上公之臣案聘禮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既行聘之後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又鄭注小行人云使卿大夫覜聘降其君瑞一等則侯伯之臣圭璋璧琮皆六寸子男之臣皆四寸又小行人云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注云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餘諸侯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子男享大國之君琥以繡享大國夫人璜以黼是玉帛之文也　楊氏士勛

曰禮小聘曰問使大夫大聘使卿此既名見於經明是卿也案禮聘則執玉以致命執帛以致享故云執玉帛以相存問

啖氏助曰使使致問曰聘主人受之於廟以重禮也

劉氏敞曰其弟云者凡以重書也何重乎齊侯之弟古者年四十而仕五十而爵天下無生而貴者齊侯愛其弟未可爵而爵之亟交於諸侯卒之其子弑齊君而亂齊國是以君子重焉爾

程子曰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簒弑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

葉氏夢得曰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周道也書聘不書問略小事也聘大夫之事古者大夫五十

而後爵異姓以名氏見同姓以公子見雖母弟亦以公子見年不稱公子非大夫也其弟年云者以母弟而任大夫之事以齊侯為愛其弟而易大夫非公天下之道也 張氏洽曰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見於儀禮之篇詳矣然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有邦交殷聘之禮自隱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聘於天子以魯推之則諸侯蓋可知矣而齊僖因艾之盟遽遣使於魯以結好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故觀年之聘則凡書聘可以例推矣書其弟又著齊侯寵愛之私聘魯致女交政鄰國以啓無知簒弒之禍也 家氏鉉翁曰入春秋為會為盟為遇皆非盛時之常典惟聘禮近古王制之所得為也然聘不皆書惟天王使下聘不以小大皆書大國之使來不皆書有故則書列國之使來不悉書有所襃貶則書魯大夫之聘列國亦不悉書有故則書 陳氏深曰此外臣來聘之始終於昭二十一年晉士鞅 李氏康曰

春秋書弟十四書兄一齊年鄭語衛黑背皆罪其私
陳光秦鍼宋辰衛縶皆罪其薄衛縛佞夫皆可入陳
光之列陳招先稱公子而後稱弟亦以陳侯有寵愛
之私而致之也獨叔肸稱弟賢之也蓋以其善處兄
弟之變者也公羊左氏同母之說程子力辨之而陸
氏亦曰聖人之教雖及兄弟之子猶引而進之安有
異母即見疎外乎又曰齊之聘魯五年之再來齊僖
糾合之時也歸父之來魯襄未定之時也國佐之來
齊頃有志於叛晉也慶封之來齊景初立而有志於
爭霸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初齊猶加禮於魯
至桓既霸僖七年公子友如齊之後魯使之聘齊者
二十二而齊聘僅三至焉亦可以觀世道矣　汪氏
克寬曰夫子作經雖不逆計其後日之事然於其寵
愛之過特書弟以貶焉使後世之讀是經者考無知
篡弒之所由始則亦知戒矣諸侯之弟貶則書名不
貶則書字故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皆賢而稱字且不

言
弟

秋公伐邾（此伐邾之始）

左傳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於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胡傳　奉詞致討曰伐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眛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詞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眛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集說　杜氏預曰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為宋討　杜氏諤曰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盟適足以長亂耳公於元年為蔑之盟至此而伐之其義自

見　程子曰擅興甲兵爲人而伐之非義之甚也　張氏洽曰夫和大所以恤小既平宋鄭則邾宋之睚眦亦可和矣親此而虐彼苟欲悦宋而忘葭之盟子曰小人比而不周此足以見書爲宋討邾之旨矣　家氏鉉翁曰凡公自將伐國皆有譏乎曰當伐而伐惟義所在不皆譏觀前之盟觀後之伐而知其以背盟故譏不加貶而義自見者也是謂比事見義春秋書法大率類此　汪氏克寛曰傳例曰聲罪致討曰伐此云奉詞者執言以聲其罪其義一也不稱師師者君行師從故君將不言師師　李氏廉曰内兵之伐國僅二十而書公伐邾者六書大夫伐邾者八止書伐邾者一夫邾在魯之宇下而陵弱侵小之兵史不絶書如此甚矣魯之失政也　李氏本曰邾人與鄭伐宋已及二年而魯始爲宋伐之者蓋鄭既結成於魯故緩於責邾而鄭交猶未固也至是復聲邾罪正以見魯之於宋猶未絶耳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此王聘之始　凡杜注凡國伯爵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凡縣故

城在河南衛輝府
輝縣西南二十里

集說杜氏預曰凡伯周卿士　孫氏復曰桓王不能興衰振治統制四海以復文武之業反使凡伯來聘此桓王之為天子可知也　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葉氏夢得曰何以書非常也存頫省聘問五者君之事也春秋何以獨書聘吾考於禮天子之撫邦國者一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而無聘問至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喻諸侯之志則存省不與焉存頫省常也聘問非常也聘與問一事也大曰聘小曰問則問亦聘矣此聘所以獨見也　張氏大亨曰曲禮曰諸侯使人問於諸侯曰聘而大行人稱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典瑞稱圭璋以頫

聘則天子使人問諸侯亦謂之聘王制稱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則諸侯使人問天子亦謂之聘　趙氏鵬飛曰春秋書天王下聘者凡八責諸侯不朝而受天子之聘也隱在位十一年而天王聘魯者二亦何有一介之使如京師以荅天王之勤哉愚案諸家多責天王反聘諸侯為非禮然是時王室微弱諸侯强大孔子作春秋正以扶　王室豈有反責天王之理天王亦豈得已而下聘哉　呂氏大圭曰春秋之際諸侯之所以事天子者益懈而天子之所以聘於諸侯者何其不憚煩哉十二公之中魯之臣如京師者纔六而王臣來聘者八隱公即位已七年其臣未有一如京師者而天子遣使聘之何哉雖然春秋自宣十年定王使王季子來聘之後魯歴五公周更四王皆無來聘之文蓋文宣以前周固微弱王命猶足以為重文宣以後周室之衰尤甚於前是以春秋之書來聘者八則止於宣公書來求者三

則止於文公書來錫命者三則止於成公來聘則止於宣者自宣以後雖有禮文不足以結諸侯也來求則止於文者自文以後天王雖求之諸侯亦不與也來錫命則止於成者自成以後雖有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嗚呼是可不為世道慨歎哉　汪氏克寬曰凡伯周公之胤詩板與瞻卬皆其所賦蓋世為王臣

李氏廉曰春秋書王聘魯七始於此而終於宣十年凡伯南季仍子家父皆不過大夫猶可也宰周公以三公之重王季子以介弟之尊而下聘禮益瀆矣隱僖之得聘猶可也以宰糾而聘桓以季子而聘宣寵篡弒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戎患之始　楚丘杜注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今兗州府曹縣東楚丘亭是也

左傳 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

穀梁 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胡傳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空詰姦佃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

集說 董氏仲舒曰執天子之使與伐國同罪 杜氏預曰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不書凡伯敗者

單使無衆非戰陣也但言以歸非執也　孔氏穎達曰傳例有鍾鼓曰伐此既言伐知其鳴鍾鼓也杜意言以歸者以彼隨已而已非因執之辭故云但言以歸非執也杜必知以歸非執者穀梁傳云以歸猶愈乎執也又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若以歸是執何須别起執文明直言以歸者非執也　陸氏淳曰穀梁曰戎者衛也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啖氏曰若衛實伐天子之使改之曰戎是為衛掩惡也如何勸懲乎　孫氏復曰言伐用兵也楚丘衛地地以楚丘者責衛不能救難録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　家氏鉉翁曰天子之使戎得以要而執之天子不命之討方伯連帥復不能為王敵愾春秋書之以見周室微弱　卓氏爾康曰伐者一擊一刺以人用戈之義一國言伐鄭人伐衛之類是也一邑亦言伐伐於餘丘是也一家言伐伐單氏之宮是也一人亦言伐此楚丘是也

榮穀梁謂以歸猶愈於執杜氏預因以為非執其義勝公羊多矣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諸家謂一人而曰伐似亦未合但相沿已久今姑仍之

附錄左傳 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丙寅 桓王八年 齊僖十六年晉哀三年蔡宣三十五年衛宣四年鄭莊二十九年曹桓四十二年陳桓三十年杞武三十六年宋殤五年秦寧公元年楚武二十六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杜注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今兗州府曹州北句陽店是

其地也

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

犬丘杜注垂也地有兩名又曰一地兩名當時竝有則兩文互見

穀梁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

集說程子曰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高氏閌曰殤公嘗從州吁之請代鄭以圖馮矣州吁誅宣公立馮不可不終圖而未知宣公之從否故宋衛遇垂以謀鄭十年入鄭蓋垂之謀也謀人之國不以禮見而陽若相遇春秋因實書之而貶寓焉　陳氏傅良曰特相遇不書書宋衛將以為參盟也　任氏伯雨曰齊侯將平宋衛於鄭衛侯既不敢違齊侯之命又不能釋鄭國之

怨有異志焉故先遇于垂　李氏廉曰垂之遇左氏以宋衛有怨於鄭而齊欲平之蓋鄭之怨衛因公孫滑宋之怨鄭因公子馮其說似有據然考之於經後此瓦屋止三國參盟而不及鄭十年入鄭伐戴之師又二國為黨以讎鄭則宋衛此謀蓋有志於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齊僖亦不過假此以求諸侯耳豈真有平怨之本心歟　李氏本曰宋衛本與魯為黨以魯既許鄭平亦將要齊以絕鄭故為此遇而瓦屋之盟議在此矣然以遇禮見者恐泄所謀欲密其迹耳　王氏樵曰宋衛素睦而鄭其深讎也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既有會期矣宋衛乃請先相見而為垂之遇何哉蓋有所謀也況公子馮之在鄭實宋殤之所不能一日忘情者其所謀於衛者不可知必有所要於鄭者其在去馮乎鄭莊不從故宋不果平瓦屋之盟傳稱齊人卒平宋衛於鄭然鄭不會其故可知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必彭反公穀作邴　祊杜注在瑯琊費縣東南今山東兖州府費縣治故祊城是也

左傳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許田杜注近許之田今開封府許州西南有魯城本許田後置邑寰宇志謂在許昌城南四十里者是也

公羊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

胡傳 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

矣未易許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廵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强入之也

集説杜氏預曰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又曰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别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廵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别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孫詞以有求也　范氏甯曰王室微弱無復方岳之會諸侯驕慢亦廢朝覲之事故鄭以湯沐之

邑易魯朝宿之田也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國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　孔氏穎達曰內卿貶則去族外卿貶則稱人外無去族之理今宛無族傳無譏文故知未賜族也傳言鄭釋泰山之祀使宛歸祊知祊是鄭祀泰山之邑鄭以桓公之故受邑泰山之下天子祭泰山必從往助祭使其湯沐焉故公羊謂之湯沐之邑既有此邑因立州廟劉炫云言祀泰山之邑者謂泰山之旁有此邑邑內有鄭宗廟之祀蓋祀桓武之神　孫氏復曰祊鄭邑天子所封非魯土地故曰來歸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皆此義也先言歸而後言入者鄭不可歸魯不可入也鄭人歸之魯人受之其罪一也入者受之之辭

劉氏敞曰穀梁曰名宛所以貶鄭伯非也魯為大國

猶有未命大夫獨稱其名者況如鄭小國乎　程子曰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狩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始以祊歸魯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所受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黃氏震曰木訥曰魯初睦於宋宋伐鄭齊恐魯助宋故為鄭求魯魯不應之反為宋伐邾故鄭使宛歸魯祊魯得祊始奉社稷以從鄭岷隱曰祊近於魯許田鄰於鄭鄭伯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之於魯故先使人歸祊為異日取許田之地魯隱不悟其計受而有之愚案若如木訥是魯要鄭而得祊也若如岷隱是鄭詐魯而歸祊也二說皆是也木訥主前此而言以魯不救鄭也岷隱主後此而言以鄭假許田也要之魯鄭皆懷利以相接者也　李氏廉曰祊許之易其謀始於輸平之時然不過借以固魯之好而未敢及許也至是歸祊

以祀周公為詞者蓋隱然致易許之請而隱公猶未許其易也鄭莊委分地以合黨而不吝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者也隱公不察其深謀詭計而溺於一祊之入故于防中丘之會不能不徇之而敗宋入許陷於大惡而不悟先儒謂鄭莊小人之雄信哉汪氏克寛曰王制謂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内視元士則方伯之外他諸侯無可知然定四年祝鮀言衛取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則衛亦有朝宿湯沐之邑矣李氏本曰前年鄭雖納平於魯而交猶未固不足以離宋黨故復以祊結之祊田近魯魯所欲得而鄭遠控制為難則棄以與魯以利餌魯之術也然度其時猶恐魯人不欲當未遽言易許也不然則許田何待四年之後始加璧以假乎左氏謂鄭伯請以泰山之田易許田盖因其終而逆探鄭志耳

庚寅我入祊

公羊 其言入何難也

穀梁 入者內弗受也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

集說 杜氏預曰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　啖氏助曰公羊云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書我者言魯入耳何關齊事乎　劉氏敞曰未有言我入者其言我入祊何祊非我有也何言乎祊非我有王者制諸侯之地也有常鄭不得與諸人魯不得取諸人乎者義也入祊者利也不正其以利為義夫茍以利為義者亦必以利廢義君子耻之　葉氏夢得曰歸邴挈鄭伯著鄭罪也入邴挈我著魯罪也凡內邑歸言取不言入我所有也歸外邑言入不言取非我所有也入逆辭也非我所有外雖

歸之其道猶為逆云爾　高氏閌曰鄆讙龜陰本我之邑歸則有之矣此特書入者以其非我之有不當入也　陳氏傅良曰入未有言我者言我交譏之也　張氏洽曰此因鄭之歸我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也既不以力得則當如齊人歸我濟西田不必書入祊可也書入者難詞義不當受而據有之也　呂氏大圭曰左氏言以祊易許經文未見以祊易許之事是時鄭結魯非魯結鄭前年來輸平則約之以言今年來歸祊則啗之以利雖然其歸祊也固以覬覦許田矣特以方來結於魯故姑緩之既而桓公簒立於是要其許田始取償於魯左氏以其事比言而謂之易也　汪氏克寛曰鄆讙龜陰書來歸此亦書來歸蓋鄭莊貪魯人之易許而歸祊齊景服聖人之德化而歸鄆讙龜陰雖其義利不侔而歸出於中心之誠非勉強使之歸也故皆書曰來歸美惡不嫌同辭然此年書入以示其不順則非鄆讙龜陰之比矣

案公羊以日為難穀梁以日為惡者也二説皆以日為例朱子謂觧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穿鑿得全無義理故刪之

附錄左傳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集說孫氏覺曰穀梁云日卒正也孔子因舊史作春秋詳略不得加之也此云日為正則無日而非正者孔子如何書之也 陳氏深曰春秋於諸侯之卒悉以名書亦所以謹終辯實使邦君之名諡可考而不至於混淆耳諸侯告終則必稱嗣以赴自其告先君之終則已紀錄於列國之史矣非特同盟朝會

聘告之有證也

辛亥宿男卒

穀梁 宿微國也

胡傳 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别於大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耳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别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葢禮之中也

集說 孫氏覺曰此與滕侯不名同例 家氏鉉翁曰不名史失之也不葬魯微之而不會也 俞氏

皋曰同盟故來赴不名闕文也元年及宋人盟而穀梁以為未能同盟誤矣 汪氏克寛曰宿男元年同盟杞與魯結昏而成公卒不書名滕同伐秦而成十六年滕子卒不名皆史失之 李氏本曰諸侯死則稱名乃策書常體聖人亦因其舊而已矣豈有所增益於其間哉蓋諸侯之衆死而不名則其世無所別矣故凡不書名者皆闕文也

案宿男不名諸儒皆以為史失之是也胡傳謂赴不以名而經書其名是聖人筆之恐無可據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 此參盟之始 瓦屋杜注周地今開封府洧川縣南二十里瓦屋里是其地

左傳 齊人卒平宋衞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

穀梁諸侯之參盟於是始

胡傳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耳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由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集說杜氏預曰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范氏甯曰宋序齊上王爵也　陸氏淳曰左氏曰以釋東門之役禮也趙氏曰諸侯結盟本非正道有何合禮　孫氏覺曰三國之盟係諸侯之安危故春秋書之穀梁曰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案春秋褒貶之法本無義例罪同同誅惡同同罰不以終始

為輕重也謂之謹始則非也　程子曰宋為主也盟與鄭絕也　許氏翰曰春秋之初宋公先齊序爵也其後乃以國之大小為次惟主會者為之矣　陳氏傅良曰諸侯初參盟也傳曰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矣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輸平於魯齊亦為艾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　張氏洽曰春秋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則三君共要質於神以示明信而明年會防之後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春秋於瓦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又書日以謹之所以傷世變之甚也　家氏鉉翁曰春秋初年惟兩國為盟今而參盟宋為首責在宋也前年宋衛陳蔡合兵以伐鄭於是始有四國之伐是時東遷之始諸侯猶有未叛王者而宋連四國之兵盟三國之侯不以王命行事春秋於參盟會伐皆以宋為首正其無

王之戮也　湛氏若水曰紀參盟也古者天下為公會同之禮制於天子無上命而私盟無道之甚者也然而彼善於此則有之參盟之謂也故書而紀之日與不日史記有詳略聖人遂因之而不削耳　王氏樵曰參盟非始於是也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已為參盟之端然宿小國而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猶不足紀故穀梁發義於此　張氏溥曰春宋衛遇于垂齊平宋衛於鄭也秋宋齊衛盟于瓦屋齊卒平宋衛於鄭也此左氏之文也然以經考之遇垂而鄭不聞盟瓦屋而鄭不與鄭豈受平者哉侵牧之役衛鄭怨深長葛之役宋鄭怨深公子馮在鄭宋殤公未嘗一日忘也宋亟欲去馮而合鄭鄭莊公必不從是故瓦屋之盟絕鄭非平鄭也

八月葬蔡宣公

集說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 陸氏淳曰葬時舉謚而不須重言名史體自當然 程子曰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張氏洽曰蔡自共侯至桓侯書於史記者其君皆稱侯今考父史記亦書曰宣侯而春秋以公書所以著臣子之私謚其尊之同於諸侯也 湛氏若水曰書葬蔡宣公赴告鄰國之大事諸侯有會葬之禮焉故書之然而同盟之義不及時之禮具可見矣

附錄左傳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穀作包 此好莒之始亦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 浮來杜注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邳來間今莒州西二十里有浮來

左傳以成紀好也

公羊 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

胡傳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

集說 趙氏匡曰莒小國若不書公則嫌乎非公也屈禮以盟其卑以病公也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凡公獨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及齊高傒晉處父盟是也所以罪齊晉也此特書公者莒小國也非大夫敢盟公是公自欲與之盟耳所以譏公之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　孫氏復曰凡公與外大夫盟內斥言公外大夫稱人惡在公也此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成二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

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是也内不言公外書大夫名氏惡在大夫也莊十有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是也 劉氏敞曰莒人微者也公曷為與乎莒之微者盟公欲之也何用見公欲之也公與大夫盟沒公以其不沒公知其欲之也非公之輕南面而下與大夫盟也 程子曰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已與臣盟義非安也

家氏鉉翁曰凡公與强國之大夫為盟不書公及諱强國之以無道加於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為盟則不諱公及以公自欲與之為盟也魯莒有未平之怨前此紀人為之平之而魯莒之好猶未合也今隱公欲降心以消二國之患而莒之君卒不至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謙而不中禮者也 李氏廉曰春秋書公及人盟二浮来及蜀是也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然則公及齊大夫盟旣何得云不可杜氏例以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然高

谿處父大國貴卿猶以伉尊為諱今乃直書不諱乎趙氏曰莒小國若不書公則嫌乎非公此說是矣故胡氏從之若蜀之盟則上書公子下書楚人其貶明甚不可與此例論也　陳氏際泰曰春秋未有先與小國大夫盟者自魯隱昉也溴梁遍剌天下之大夫而浮來已見其端

螟

集說程子曰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　高氏閌曰書螟者三隱二莊一螽十有一桓一餘皆僖公之後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其為災螟輕而螽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不然豈莊公之後二百年皆無螟耶

附錄左傳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

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駭穀作侅

左傳 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胡傳 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挾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諡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

者相繼職此由也崇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

集說 孫氏復曰不氏未命也 程子曰未賜族書名而已 張氏洽曰春秋無駭挾之卒與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挾之未賜族不為薄而季友仲遂之恩實過於厚過厚若隆於恩而先王之禮毫釐之過則生亂啓釁常必由之學者不可以不考也 家氏鉉翁曰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說者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而命氏則曰陳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即先人之謚以為族如衞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或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為之族舊官如晉士氏舊邑如韓趙魏之類是也又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復稱公曾

孫無駭單以名行及其死則賜之族以王父字為族是也未死賜族者僅一二見公子公孫於身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叔肸仲遂者皆是以字配名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書之耳宋督戴公之孫未死而賜族生立華氏彼弑君懼討求為此非例也其公之曾孫以外爰及異姓有新升為卿君賜之族以此卿之字即為此族者亦有雖為卿而竟不賜族者挾柔溺之後無聞者是也春秋初年周制猶存故有未賜族之大夫其後大夫世其官無不賜族而周制幾於埽地矣 汪氏克寛曰穀梁謂隱不爵命大夫然傳稱司空無駭而又師師出境則為大夫明矣特未賜族耳 李氏廉曰公穀以為罪無駭入極而貶之又以為隱不成為君故不爵大夫皆無據

丁卯 桓王六年 **九年** 齊僖十七年晉哀四年衛宣五年蔡桓侯封人元年鄭莊三十年曹桓四十三年陳

桓三十一年杞武三十七年宋殤
六年秦寧二年楚武二十七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 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胡傳 案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恝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於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於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

命者三歸賑者一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集說范氏甯曰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

劉氏敞曰南者何氏也季者何字也何為字下大夫也天子之下大夫四命聘者何問也諸侯時朝乎天子以致敬也天子時聘乎諸侯以致愛也　程子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荅失道甚矣　葉氏夢得曰聘或以卿

或以大夫以卿聘者大聘也以大夫聘者小聘也何以知聘大小之異使歟聘禮使者載旜旜孤卿之所建也然有曰大夫來使無罪則饗盖有大夫而為使者矣而禮諸侯之邦交五年一大聘三年一小聘先儒謂大聘用卿小聘用大夫此諸侯之禮也春秋書王聘言尊者如宰周公幼者如王季子仍叔之子固異文而有書卿以邑爵見如凡伯渠伯者有書大夫以氏字見如南季家父者以諸侯之禮推之玆非大小之辨歟大聘聘也小聘問也聘有享獻及夫人主人筵几有私面升而郊勞至問則略之是所以為大小之辨者此使所以亦不得同也　朱子曰諸侯不朝於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甚道理　張氏洽曰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周公之冑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而朝聘之禮不行於王室春秋詳王使之來魯則知隱公之罪大矣　趙氏鵬飛曰周制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

削其地且以五年一朝則隱公及是九年當再朝矣再不朝而天王一聘一求二聘焉聖人著天王遣使之節所以責魯不再朝之罪也　汪氏克寛曰隱公之立既不禀命於周宰咺祭伯接踵魯庭而不類見於平王武氏子来求賻又不奔喪會葬及桓王即位又不入覲而奄然受王臣之兩聘接滕薛之旅朝終其世不遣一介行李造於京師茍曰攝而不君則若何比歲出會諸侯耶春秋録王臣之聘惟隱桓之世最數隱不克終桓負大惡不善之積葢有由矣

宋胡傳本程子之説以為天王失威福之柄

張氏洽主罪魯似當兼用二説經意乃足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雨于付反

左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

霖平地尺為大雪

公羊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庚辰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

穀梁三月癸酉大雨震電震雷也電霆也庚辰大雨雪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

胡傳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集說何氏休曰震雷電陽氣也有聲曰雷無聲曰電周之三月雨當氷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電未

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自文為異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師說以為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　杜氏預曰三月今正月又曰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為時失　范氏甯曰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為害也　孔氏穎達曰說文云震劈歷震物者電陰陽激曜也河圖云陰陽相薄為雷陰激陽為電然則震是雷之劈歷電是雷光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劈歷破之雷之甚者為震故何休云震雷也說文云雨水從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之名既見雨從天下自上下者因即以雨言之故下雪稱雨雪也　劉氏敞曰傳曰大雨霖以震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杜氏云此傳解經書霖而經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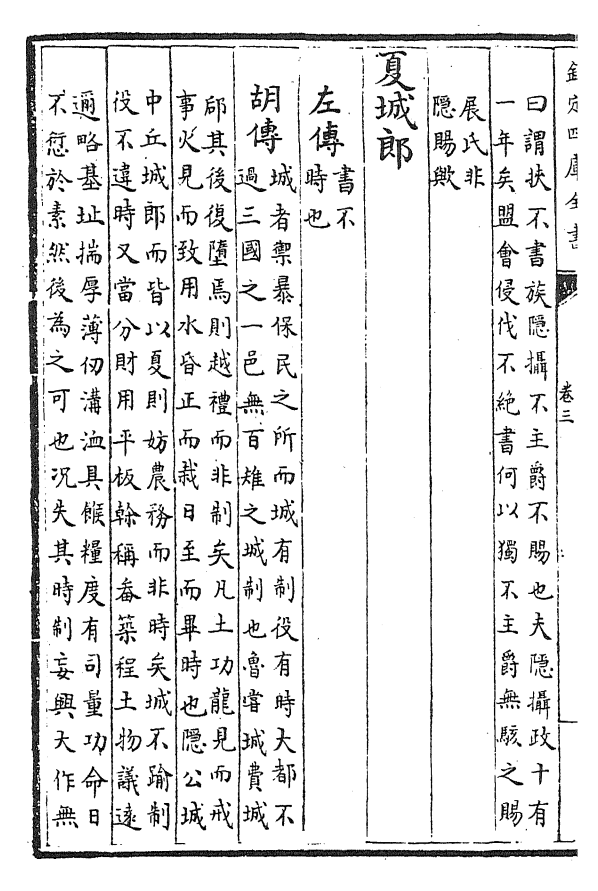
霖字經誤也非也經有雹無霖傳有霖無雹傳不解經經反誤哉然丘明不宜革雹為霖蓋其所據簡策錯誤不能決之於經直因循舊記而已杜氏遂專謂經誤黨於左氏至如此不已惑乎　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　陳氏傅良曰記異也大史公曰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得春秋之指矣　俞氏皐曰朱子曰陰氣凝聚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陽氣伏陰之內不得出則爆開而為電陰陽蒸欝而成雨陽和陰則為雪也　汪氏克寛曰或謂春秋用夏正故建辰之月雨雪為異苟實建辰之月則震電不必書矣

挾卒　挾公穀作俠

公羊 佚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 佚者所佚也

集說 杜氏預曰扶魯大夫未賜族 劉氏敞曰扶者何吾大夫也曷為或卒或不卒正大夫也則卒之非正大夫也則不卒之公子翬如齊逆女亦正大夫也何以不卒貶曷為貶與弒公也 齊氏履謙曰案魯世卿之族其嗣不見於經者三人然益師之後傳有衆仲無駭之後傳有展禽展喜展瑕展莊叔展王父惟扶之後無人或所氏之世至扶而絶或其子孫更微無事可見或當是時國之紀綱猶在於君盟會侵伐多親制之故雖有世卿而名氏不登於史冊春秋之作亦據其所見者耳 卓氏爾康曰公羊氏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是也不賜族者春秋之始尚朴也穀梁氏隱不爵大夫不成為君也非也 郝氏敬



曰謂扶不書族隱攝不主爵不賜也夫隱攝政十有一年矣盟會侵伐不絶書何以獨不主爵無駭之賜展氏非隱賜歟

夏城郎

左傳書不時也

胡傳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郕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

受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集說許氏翰曰七年城中丘而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干時動衆恃城保國亦已末矣　高氏閌曰魯自受祊之後將為鄭伐宋又恐他國之議其後者故城郎以備之　趙氏鵬飛曰備宋也郎逼於宋魯將北會齊鄭伐宋疑宋為批亢擣虚之策故城以備之尚何暇顧天時之正否民力之豐凶耶　李氏廉曰郎魯近邑隱之元年費伯已城之矣至此年復城而桓十年三國之伐來戰於此莊八年陳蔡之俟亦次於此十年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於此則郎豈非魯之要地乎厥後築臺于郎築郎囿想皆在此始也猶有警懼之心終也遂為遊觀之地矣

秋七月

穀梁 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集說 范氏甯曰四時不具不成年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作邴 防杜注魯地在琅琊華縣東南今兖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有華城即華縣也

左傳 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穀梁 會者外為主焉爾

胡傳 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

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及是矣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集說 高氏閌曰齊背瓦屋之盟與公連謀為鄭伐宋也隱公得利則合鄭既歸祊與齊鄭併力齊之強大可以為助可以伐人故諸侯爭與之盟宋既與之謀鄭而魯鄭又與之謀宋也 張氏洽曰魯隱自六年受輸平八年入祊志於昵鄭而讎宋故外為平宋之形鄭復以不王之罪加於宋則與兵有名而其義亦可以招齊此會防之謀所以為明年伐宋之地也左氏見其名而不察其實故書之如此殊不知鄭

莊特假此以誑齊魯耳觀繻葛之役則宋殤之不王豈至如鄭莊之甚乎　呂氏大圭曰凡書會皆非正也彼善於此惡有重輕則各存乎其事焉　家氏鉉翁曰左氏曰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會于防謀伐宋也左氏雜記所聞而後儒多議其誣此類是也魯啗於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連兵而伐與國內揣有愧故相與假王命非王意也春秋書公會齊侯于防誅始謀也其後霸主挾天子以令諸侯實昉於此

汪氏克寬曰曲禮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乃預謀間地尅期而往朝於天子耳春秋書會九十二皆非以王事而相會也公會者四十九夫人會者四大夫會者二十三外會者十三外會公者三凡書會皆譏也惟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晉悼公以不戰而屈楚推至誠以待鄭禮囚禁暴偃兵息民故書會伐而又書會為一經之特筆可謂彼善於此者矣　王氏樵曰是時未有霸也而已為霸之漸前此惟兩君相會至

此而諸侯參會矣前此惟敵國相攻至此而連諸侯伐宋矣自參盟而有主盟自連諸侯而摟諸侯以伐諸侯故五霸三王之罪人也而放恣之諸侯又五霸之罪人也此春秋之大指也

附錄左傳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二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戊辰 桓王七年

十年

齊僖十八年晉哀五年衛宣六年蔡桓二十二年杞武三十八年宋殤七年春寧三年楚武二十八年鄭莊三十一年曹桓四十四年陳桓三十八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於鄧為師期

鄧杜注魯地路史黄帝臣鄧伯温國當在今兖州府境

集說　杜氏預曰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又曰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　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　程子曰為師期也　陳氏傅良曰鄭伯受命伐宋爾何為乎中丘之會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故無王命而私會齊魯齊魯亦無王命而私會於鄭而後諸侯之師始衡行於天下　家氏鉉翁曰冬甫會齊于防春又會于中丘惟利是趨春秋聯書之所以貶也　汪氏克寛曰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宋之舉至中丘之會復偕鄭合謀而決

出師之期經備錄之著伐宋之兵所由合也此乃直書而義自見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傳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胡傳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强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傳稱羽父先會齊侯鄭伯是不待公命也貪會二國之君自求其名疾其專進故貶去公子案四年翬固請而行故貶去其氏此無固請之文亦貶之者翬於四年傳稱固請明此先會亦

固請也傳於四年其文已詳故於此而略耳程子曰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敗必邁反菅古顔反菅杜注宋地

左傳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老桃杜注宋地戰國策高誘注曰任城有桃聚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城北有桃鄉城

穀梁 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

集說 杜氏預曰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 孔氏穎達曰案傳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然後公敗宋師則知老桃之會謀與宋戰彼與公謀戰而公獨敗宋師知齊鄭後期也 孫氏復曰公與羣衆悉力共疾於宋又浹日而取二邑故君臣竝錄以疾之 孫氏覺曰左氏之例曰未陳而薄之曰敗其師春秋內

敗外者凡八豈魯專能未陳而薄人乎　程子曰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陳氏傳良曰外書伐不書敗伐而敗焉不足書也必交戰也而後言戰言敗績惟內師悉書之勝焉則書敗其師敗則但書戰必會他國之君大夫也而後從外辭言戰言敗績　程氏端學曰不言齊鄭獨魯敗之也諸侯擅興師伐人之國而敗其師雖僥倖於一時王法所當誅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郜古報反　郜杜注濟陰城武縣有郜城今在兗州府城武縣東南八十里　防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今在兗州府金鄉縣西

左傳　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

胡傳　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

重焉者若成公取郜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郜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集說 陸氏淳曰左氏曰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趙子曰諸侯專取他國之邑而以與人罪之大者而云合正何其妄乎 孫氏覺曰公羊謂取邑不日此日者一月再取甚之也案取邑不在書日若無日則是同日取之此但記實爾凡取邑皆有罪何論一月再取乎假如異月再取則為無罪乎又曰內大惡不書小惡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亦大惡不可謂不書也穀梁曰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案經書敗人師而取二邑自已不正何須日以謹之哉 程子曰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集說 程子曰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高氏閌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嘗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郊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春秋無義戰未有奇譎輕疾如宋衛之入鄭者　陳氏深曰宋量力未能報齊魯故偕衛先報鄭鄭不暇禦之故入之易也　程氏端學曰鄭結齊魯以伐宋宋結衛以入鄭報復不已由乎王政不綱諸侯放肆聖人所以傷世變也　湛氏若水曰書宋人衛人入鄭著擅興反覆相攻之罪也夏鄭與齊魯伐宋秋宋與衛人伐鄭干戈相尋王法不禁觀其所書聖人之志可見矣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穀作載　戴杜注戴國陳留外黃縣

東南有戴城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考城故城是也

左傳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集說杜氏預曰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　孔氏穎達曰案傳例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然則取者據克邑之易其克得師衆而易者亦曰取是以莊十一年注云咸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若非前敵之易何能覆而取之然則凡言取者皆易辭沈氏亦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公羊傳云其言伐取之何易也是杜所用之義　程子曰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高氏閌曰宋既連兵入鄭又乘勝召蔡人伐戴戴鄭所與之微國伐之所以報鄭也鄭又伺三國之便伐而取之盡得三師之輜重焉是宋衛雖入鄭不能為鄭之弱也　趙氏鵬飛曰春秋無義戰聖人於不義之中必誅其兵首宋鄭交惡久矣兵端則起於宋隱四年宋人助州吁為虐以稱兵於鄭秋又伐之故五年連邾兵伐宋宋繼取長葛於是有前日之伐取郜取防以報長葛之失則勝負相當得失相償宋可以已矣今鄭師還未及國而宋以兵入之又連蔡衛以伐其附庸亦已酷矣鄭伯出兵乘之戴鬬其前鄭扼其後一舉而取三師焉三國之敗非不幸也或者疑鄭之孤兵不能取三國之衆更以為鄭伯乘危取戴戴鄭之附庸既屬於鄭矣何必取哉何以知戴之為鄭附庸戴今之外黄是也居鄭北郜三國入鄭不克故移兵以戕其附庸不然三國伐戴何損於鄭哉以是知其非取戴也取三師矣　家氏鉉翁曰春秋人

宋而未甞與鄭也書鄭伯目其人也　吳氏澂曰取猶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哀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之類謂敗其兵而悉俘其衆也　李氏廉曰程子以為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此說為當胡氏以為一舉而兼四國恐過　汪氏克寛曰公穀皆謂鄭因三國之力而取戴然鄭方與宋鬬未可資其力以取戴宋衛方入鄭而連蔡以伐鄭之與國必不肯資鄭之力而使之取戴也　賀氏仲軾曰公穀皆以為取戴識鄭伯因人之力非也宋衛入鄭而蔡從之鄭人之怨在三國而不在戴故因其在戴而伐取之左傳曰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是也胡氏謂鄭一舉而兼四國亦非也

案公穀謂鄭因三國之力以取戴胡傳謂四國已鬬鄭乘其敝一舉而兼取之俱於情事似未盡合獨程子用左氏取三師之説以為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而趙氏鵬飛李氏廉汪氏克寛互相發明於經旨

為

近

附錄左傳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公作盛

左傳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

胡傳左氏傳云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茍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集說何氏休曰盛魯同姓於隱篇再見入者明當憂錄之程子曰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

鄭故二國交惡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　高氏閌曰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郕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效尤也　薛氏季宣曰於此郕再入矣諸侯專兵而小國無以措手足家氏鉉翁曰不書伐而書入掩其不備而入之也吳氏澂曰自五年衛入郕之後郕遂服屬於衛故為衛之與　李氏廉曰鄭莊假王命之事自隱之元年以王師虢師伐衛則猶為卿士也至三年有交質之惡周人畀虢公政矣六年鄭始朝周而不見禮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而鄭又以齊朝王九年然後有宋公不王之師而傳曰鄭伯為王左卿士豈非兩朝之後周復用之而鄭所以周旋王室不過為矯假報復之私初非有夾輔之誠也十一年入許傳又曰君謂許不共亦假飾之詞也卒之敗宋入郕入許納馮之後志得意滿而有繻葛之戰矣故諸傳惟

程氏得之左氏得其事而不究其情是為鄭伯之所欺也　汪氏克寬曰入春秋之始兵爭假攘未有若是年之尤甚者也夏而三國伐宋秋而宋衛入鄭又偕蔡伐戴鄭莊又圍戴取三國之師且偕齊入郕戰國之殺人盈城兆於此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卓氏爾康曰齊所欲者郕也鄭所欲者許也鄭黨齊以入郕齊黨鄭以入許交相倚恃以侵小自肥今冬之入郕與明秋之入許同一貪兵

己巳桓王八年

十有一年

齊僖十九年晉哀六年衛宣七年蔡桓三年鄭莊三十二年曹桓四十五年陳桓三十三年杞武三十九年宋殤八年秦寧四年楚武二十九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薛杜注魯國薛縣今薛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孔疏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武王復以其冑

為薛侯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

左傳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公羊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

穀梁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胡傳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

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十下言有者干寶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備文傳從略故傳不言有桓七年穀伯鄧侯別言來朝此兼言來朝者彼別行禮此同行禮由同時行禮當長者在先故爭之　孫氏復曰齊晉宋衛未嘗來朝魯者齊晉盛也宋衛敵也滕薛郜杞來朝奔走而不暇者土地狹陋兵衆寡弱不能與魯伉也　劉氏敞曰其言朝何王者之制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其兼言之何譏何

譏爾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又曰左氏曰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乃長滕侯皆非禮也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魯尚不敢同日而與之盟豈有南面之君來朝而令同日竝見耶異姓為後固應為朝天子時耳魯不當旅見二君又不當引天子自況　孫氏覺曰外之朝天子者不見於經內之朝天子者二而已又皆在於王所而不在於京師其如京師者一而已又因會伐秦而遂行由此觀之當時朝覲之禮一施於强國天子名存而已也聖人因其實而書之以罪之也　程子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　張氏洽曰凡諸侯朝各書之若穀鄧偕至而朝禮不同日也累數之若邾牟葛及今滕薛同日行禮同日行禮惟天子可受之諸侯不當然也今隱公於天子未嘗朝覲而滕薛相率以朝又不特見而使同日旅見

非禮甚矣　家氏鉉翁曰周家盛時諸侯有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之禮曰相云者亦往復之義非若諸侯之朝天子也至於衰世大國未嘗朝王小國乃相率而朝大國大國倨受其朝而不以為僭如滕薛之朝魯是也　汪氏克寬曰滕朝者四杞邾朝者各七曹小邾朝者各五郯朝者二薛紀穀鄧郜蕭叔之朝各一魯皆未嘗報聘又曰齊侯鄭伯如紀亦兼言之豈旅見於紀乎蓋書二君來朝則是竝行朝禮書二君如紀不過同往紀國非竝行朝禮也然僖二十八年兩朝王所皆諸侯竝朝襄二十八年公如楚亦諸侯同往經皆不書他諸侯者春秋主魯書魯以見其餘耳　劉氏實曰代戴入郕小國皆懼此二國所以皆來朝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穀夏字下有五月字時來公作祁黎左文作郲　時來杜注郲也

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在今河南開封府東四十里

左傳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集說 孫氏覺曰隱之出十二皆不致隱志讓乎桓不欲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 吴氏澂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既與之伐宋為鄭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為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齊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計鉤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吞併小國以利益於己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智也 劉氏實曰凡稱會外為主時來鄭地則知伐許鄭之志也蓋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故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杜注潁川許昌縣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故許城在州東北四十里孔疏譜云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岳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

左傳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兹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

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胡傳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於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致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取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

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

集說 杜氏預曰與謀曰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 孔氏穎達曰傳稱會于郲謀伐許是公與謀也 趙氏匡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而左氏以為有禮是長亂階也 劉氏敞曰傳曰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君子曰鄭莊公於是乎有禮非也許若有罪鄭已破其國即當請王而立君許若無罪鄭固不當妄破其國妄逐其君今許罪不可知而專為威福政不由王而制於已私其邊圉之固皆大罪也何謂知禮乎 杜氏諤曰書公及者目公主之也書公而齊鄭稱人則後世必以公及微者故目其爵所以鈞其譏之之義譏在書入而不在稱爵也 程子曰書及內為主也非內為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王氏葆曰前之伐宋鄭助魯以取二邑今之入許魯

助鄭以奄鄰壤稱及志公之所欲也　陳氏傅良曰以王命討不庭顧因以為暴許無君者十有五年甚矣鄭之專也許莊公奔衛不書非其罪也凡奔非其罪不書是故許男奔衛不書須句子奔魯不書　呂氏祖謙曰鄭入許而不有許此一段看得王綱初解紐諸侯亦未敢放手滅人國如後之滅霍滅耿滅魏略無顧忌　吳氏澂曰欲得許地者鄭之本謀遂破許國者鄭之專功特以借齊魯兵力以同伐齊以國大爵尊為主兵既入許鄭莊陽不有其功而讓與齊齊侯以克許非己功而不敢受乃以讓魯魯又以克許非已功而不敢受乃以與鄭鄭即受之而不辭竟得遂其貪土地之志書入不書滅者許君既奔他國鄭雖專有其地而使許君之弟奉其宗廟不絕其祀也入者亡國之善辭何善也以為猶愈於取其土地而并絕其宗祀者爾　李氏廉曰春秋一事而始書會後書及惟此年及桓元年垂越之會盟皆所以著

內外之志也桓十二年會武父壬伐宋則書及例與此同桓十六年會曹夏伐鄭則仍書會非獨魯之所欲矣此可以見書法之謹也　王氏錫爵曰公以許與鄭蓋償前日郜防之取又曰鄭伯入國逐君擅使大夫守之無君甚矣且設為姦詞內防其患而外利其名所謂刺人而復捫之以手也何名為有禮　張氏溥曰三國同伐許鄭不能獨有之又畏齊之偪己使獲佐許叔以居外有存國之名而許實屬鄭齊魯莫與之爭此鄭莊公所以善用兵為名諸侯也

附錄左傳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

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

鄔杜注緱氏縣西南有鄔聚在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西南五十里　劉杜注緱氏縣西北有劉亭緱氏今屬偃師縣　蔿杜注鄭邑當在今河南懷慶偃師孟縣之間　邘杜注鄭邑今河南懷慶府河内縣西北三十里邘臺鎮古邘城也　溫見前原杜注在沁水縣西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有原鄉　絺杜注在野王今懷慶府河内縣西南三十里有絺城　樊杜注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在今濟源縣東南三十八里　隰郕杜注在懷縣西南今懷慶府武陟縣西南十五里隰城是

也　欑茅杜注在修武縣北　修武今屬懷慶府縣北二十里大陸村即其地也　向杜注軹縣西有地名向上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有向城　盟杜注盟津在今懷慶府孟縣南十八里　州杜注州縣今故城在懷慶府河內縣東五十里　陘杜注闕輿地大行陘在懷慶府西北三十里一名丹陘　隤杜注在修武縣北京相璠曰河內修武縣北有故隤城　懷杜注懷縣今武陟縣西十一里有懷縣故城　息杜注息國汝南新息縣今河南汝寧府息縣西南七里有息城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

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於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菟裘杜注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今山東兖州府泰安州南泗水縣北有梁父城菟裘聚 狐壤杜注鄭地後漢潁陰縣有狐宗鄉疑即此

公羊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

穀梁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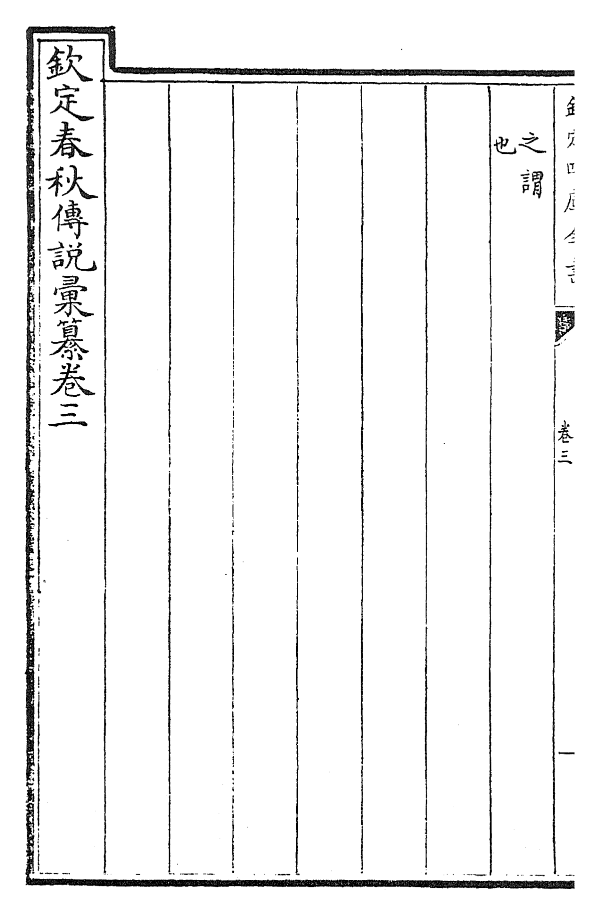
胡傳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盖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他君見弒則書弒魯君見弒則書薨公薨例皆地此公又不地魯史策書所諱也董狐書趙盾弒君仲尼謂之良史不書君弒則是史之不良夫子不改其文而因之者為人臣者或心實愛君為諱愆過或志在疾惡故章賊名雖事跡不同而俱是為國聖賢兩通其事欲見仁非一塗僖元年

傳曰諱國惡禮也以仲尼之善董狐知為史必須直也以丘明之禮諱惡知為史又當諱也　啖氏助曰凡公薨皆書惟隱閔不書言賊不討如不葬然也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元年有正夫子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其禍也　劉氏敞曰何以不地弑也弑則何以不言弑不忍言也何以不書葬賊未討也賊未討則何以不書葬君弑臣討賊猶親弑子復讎也讎不復則不葬不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所以明為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也其義未終故不敢以急葬也　程子曰人君終於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於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　朱子曰凡魯君被弑則書薨而以不地著之蓋臣子隱諱之義聖人之微意也　胡氏寧曰春秋魯事多諱如公薨不地出奔稱孫滅國曰取易地言假之類非沒其實使後世無考證也但微婉其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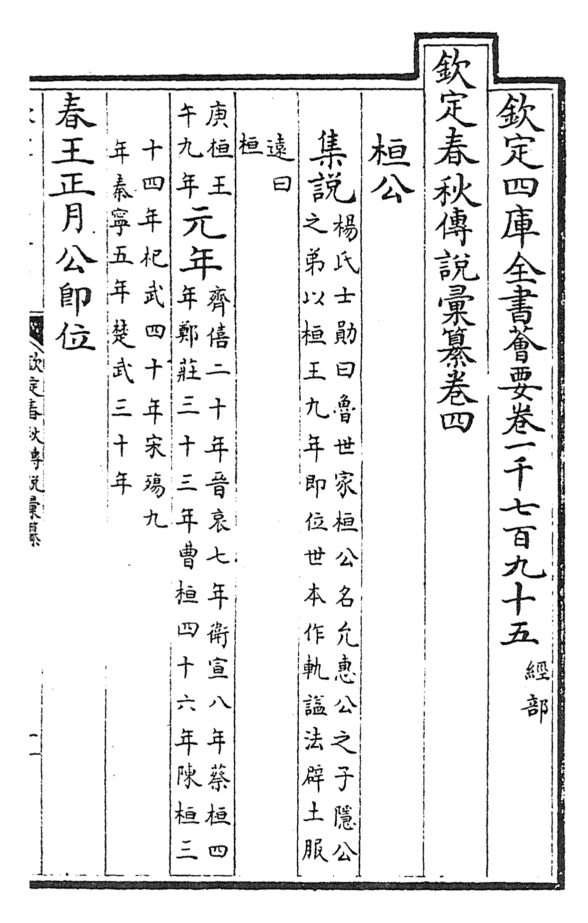
不直書耳是故内失地則不書師敗績則不書親送葬則不書朝而不見納則不書　高氏閌曰君終不於正寢而於他處則著其不正終所以危之也至於不書地則知其為弑矣君見弑而忍言焉是無臣子之心故書薨而不地所以深罪當時在朝之臣而顯誅一時預弑之賊也賊未討不書葬見為人臣子者縱賊不問又使之得立為君皆甘心北面事之是與乎弑也一時臣子皆與乎弑則葬之者誰與雖葬猶不葬也　汪氏克寛曰或以不地為缺文而謂隱公非弑是惑於明堂位魯君臣未嘗相弑之言爾記禮者不通春秋不地之義遂謂魯未嘗弑君也

案隱元年書正月餘皆不書正月公羊謂隱不有其正穀梁亦謂隱不自正皆非也隱在位十一年王命凡五至身既不朝又無一介之使報禮於京師是列公之不奉正朔自隱始故不書正以示義焉非居攝



之謂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四

桓公

集說　楊氏士勛曰魯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以桓王九年即位世本作軌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庚午桓王九年　元年　齊僖二十年晉哀七年衛宣八年蔡桓四年鄭莊三十三年曹桓四十六年陳桓三十四年杞武四十年宋殤九年秦寧五年楚武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 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穀梁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胡傳 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絶之也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絶之也公

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伺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之法也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絶備書終始討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集說何氏休曰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　杜氏預曰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逾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　孔氏穎達曰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今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因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今桓雖實簒立歸罪寫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簒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簒也　程子曰桓公弒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

道王法正其罪也桓實與聞乎弒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　朱子曰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　家氏鉉翁曰此春秋誅討亂賊始見於魯事者也桓以臣弒君以弟簒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夫子於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書王書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桓在位十八年書王者四年不書王者十有四年書王明王法也不書王著桓無王與王不能以王法正天下也誅魯也亦責王也元年書王謂王誅當即加也二年書王憤魯誅之未及而宋亂又作也至三年王朝不聞有誅殛之命而宰渠伯糾又下聘焉王法於是埽地天下無王矣自是不書王者七年至十年正月書王則以天道一周至十八年桓見殺於齊乃復書王正月言王誅雖不加而天理未嘗終泯其死於齊是亦

討也聖人於桓之弒隱書法特異於他或以不書王為簡編之脫誤春秋無深意不亦鹵乎又曰春秋比事以見褒貶隱不書即位所以明隱之能讓也桓書即位所以著桓之為簒也桓弒君簒國不當即位亦明矣春秋所以書即位絕之也　李氏本曰桓公弒立姦黨輔之而諸臣亦無一人言大義者則其位安矣故逾年改元即位以正其始而魯無臣子於此見焉凡簒弒之賊春秋皆成之為君歐陽永叔曰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春秋皆不絕其為君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誠得春秋之意然所以得成為君者亦以國無二君也如昭二十三年敬王在國則尹氏立子朝不得稱王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穀梁會者何外為主焉爾

集說葉氏夢得曰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厚問定君於石碏石碏曰王覲為可於是教之使朝陳而請覲曹負芻殺宣公之子而自立諸侯與會於戚而執之曹人請於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亂臣賊子之所懼者天子與侯伯爾天子而與之覲諸侯而與之會是既許之為君矣後雖有欲討者無所加兵焉此周之末造也宣公弑子赤而會齊侯于平州左氏以為宣公會齊人於是取濟西田以為賂左氏亦既言之桓之會鄭非齊之與宣會歟鄭伯以壁假許田則濟西之會也　高氏閌曰鄭伯知公之簒逆不自安特為好會將以求賂焉度魯急於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鄭莊與隱公同盟和好今見其賊不能討反有所邀求欲以定其位是誠何心哉　張氏洽曰公簒立而懼諸侯之討已欲外結好以自固因鄭伯

嘗歸祊以易許田而未遂乃求好於鄭鄭亦欲乘此機以求許田故會於垂篡弒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莊首與為會故書公會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深罪鄭伯也　李氏廉曰魯與鄭特相會盟者惟桓公之編有四會垂盟越盟武父會曹是也鄭莊之結魯桓與魯桓之交鄭突皆黨篡逆之賊爾　卓氏爾康曰桓公為仲子所生於宋更親宋鄭向以公子馮故互相搆怨鄭於隱十年已伐宋今不結魯虞魯必助宋以相難魯因鄭所急欲善也隱公因陰結鄭況桓公身抱大惡又為宋親不交鄭鄭必仗大義以難魯鄭又魯所急欲善也故有是會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傳公即位修好於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公羊 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穀梁 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胡傳 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隣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

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意大矣

集說杜氏預曰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　孔氏穎達曰祊薄於許加之以璧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於魯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祊許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復得為隱諱故也　劉氏敞曰易之者我也使其辭若自鄭出然是亦為之諱也又曰

公羊謂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謂之許者繫之許也非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然則周公受封本有此許邑非孔子作春秋故繫之許也且地邑各自有名或曰許田或曰龜陰田據實而書豈擅改易哉

蘇氏轍曰許田所以易祊也以祊為未足而益之以璧耳　程子曰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為會以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陳氏傅良曰取許田曷為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辭也公羊氏曰為恭也春秋之初諸侯之為惡必有辭焉以自文鄭伯以璧假許田齊侯鄭伯如紀單伯送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皆善辭也夫子傷周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慙於春秋著其事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　黄氏震曰許田隣於鄭鄭莊久欲得之故以祊歸之取宋之郜防以予之得許而讓凡皆以投

隱公之欲而異許田之得也隱公雖受祊取防郜而辭許鄭無得而强之隱没而桓以簒立急於結援自固故許田卒為鄭所得 黄氏澤曰歸祊後復書我入祊重取地假許後不書以許歸鄭重失地為内諱也宋加璧易許田孔氏穎達以為祊薄於許蘇氏轍胡氏安國皆從之陳氏傅良獨以鄭伯自文之辭於當時情事亦合故並存其說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越杜注近垂地名當在山東兗州府曹州附近

左傳 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穀梁 及者内為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

胡傳 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

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弑逆之人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無俟於貶絶而惡自見矣

集說杜氏預曰公以簒立而修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　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王氏錫爵曰桓公弑立懼討故垂之一會既結鄭好自安而猶未可必信故既與許田又盟越以為定位計　桼越之盟左氏謂結祊成循其迹也穀梁謂内為志誅其心也鄭借易田之迹以行要求之心桓諱求盟之心而附結成之迹二傳似相異而意實相足也

秋大水書水災之始

左傳 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公羊 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胡傳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洚水警予何也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以來水之行未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爾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成時暘而熄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山谷之所洩㵣自禹功既施疏鑿決排以至於今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為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為解誤矣

集說范氏甯曰禮月令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　孫氏復曰水不潤下也昔者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彝倫叙則休驗應之故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若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彝倫攸斁則咎驗應之故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若春秋之世多災異者聖王不作故也然自隱迄哀天下之災異多矣悉書之則不可勝其所書矣是故孔子惟日食與內災則詳而書之外災則或舉其一或舉於齊鄭宋衛則天下之異從可見矣　孫氏覺曰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為災或害禾稼敗廬舍凡為災則書之也水者陰也陰之盛至於大水而為災則陽不勝陰而陰專盛矣聖人既著其為災之跡又以見當時天下有召災之實春秋之間一魯國之小而大水者八天下之災又可勝紀乎　程子曰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家氏鉉翁曰不

書月槩一秋而言也傷人害物而後書　汪氏克寬曰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汎濫為害盖歷時而未平也經書内大水者八後此十三年書夏此年莊七年二十五年宣十年成五年皆書秋莊十一年宋大水亦書秋惟莊二十四年紀於八月姜氏入之後襄二十四年紀於七月日食之後書月者未至歷時之久然非非常為災則不志也

冬十月

穀梁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

集說俞氏臯曰雖無事必書時書首月而成歲其有四時不具者盖闕文也

附録左傳冬鄭伯拜盟

辛未 桓王十年

二年

齊僖二十一年晉哀八年衛宣九年蔡桓五年鄭莊三十四年曹桓四十七年陳桓三十五年杞武四十一年宋殤十年秦寧六年楚武三十一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公羊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

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穀梁 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

胡傳 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媿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

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集說范氏甯曰姦逆之人王法所宜誅故書王以正之　范氏邵曰會盟言及別內外也尊卑言及上下序也　孔氏穎達曰凡言其者是其身之所有君是臣之君故臣弒君則云弒其君臣是君之臣故君殺臣則云殺其大夫于亦君之子故云殺其世子稱國稱人以殺亦言其者人與國竝舉一國之辭君與大夫皆是國人所有故亦言其也若兩臣相殺死者非殺者所有則兩書名氏不得言其若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與夷是督之君言弒其君則可孔父非督之大夫而言及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據君為文言宋督弒其君據督為文而上弒其君也言及其大夫孔父據君為文而下及其大夫言及與夷之大夫

非督之大夫也又曰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齊侯禄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為名　陸氏淳曰穀梁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案趙子曰孔父之事自是史冊載之非殤公自書也何關君之不忍乎又曰不稱名蓋為祖諱也案春秋魯史非孔子家傳安得祖諱乎　劉氏敞曰及者何累也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之智則衆孔父之忠則盡矣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知必死而不避孔父可謂處命不渝矣春秋賢者不名孔父者所賢也則其名之何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杜氏云孔父稱名内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君故貶之非也春秋雖以字為褒然已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此所謂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用杜氏之意者乃當名君字大夫顛倒人倫乎其不通經亦已甚矣

蘓氏轍曰此弑其君與殺其大夫其言及何也由弑

及之也公羊曰孔父字也其不名賢也諸侯不生名死猶名之大夫生名死而名正也孔父之死何賢而字乎且方名其君而字其臣禮乎 程子曰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弒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陳氏傅良曰華督則曷為但稱督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 張氏洽曰初宋穆公舍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於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將弒與夷而憚孔父故先攻殺孔父殤公怒則弒之遂召馮而立焉書與夷之弒而後及孔父明孔父之死為君故所以著其節也 家氏鉉翁曰桓王伐鄭以師從者猶有蔡衛陳使是時王能以誅討二簒號召天下名之正言之順諸侯大國必將來會允馮督輩可坐而翦也惟其無志於此王綱日壞主威日削凶彚

曰繫春秋所為作為是故耳又曰此春秋誅亂賊崇死節之始也公羊得表章死節之意　汪氏克寬曰或謂孔父不當蒙弑文夫苟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遂殺其大夫孔父則不見孔父為君而死而大臣扞君之節不著矣故特書及以褒其死君難此聖筆之精意也　湛氏若水曰以臣弑君人倫之大變書春王正月戊申以時月日紀其實大變不可不詳史之法也　季氏本曰春秋書死難者三孔父仇牧荀息皆忠於所事而無二心者也凡非其本心與動於私者皆不預焉

案穀梁以孔父為字趙氏匡駁之是矣左氏以父為名杜氏預因為罪孔父之説亦非也惟劉氏敞君前臣名之説最為精當故程子及蘇氏轍胡氏安國皆用之啖氏助則云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故有弗父金父若孔為氏豈世世改乎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此説甚詳核然名君而

字臣於義終未安故王劉傳而啖氏之說附存於此

滕子來朝

集說 杜氏預曰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 楊氏士勛曰周公之制爵有五等所以擬其黜陟此時周德雖衰尚為天下宗主滕今降爵明是時王所黜也 葉氏夢得曰滕侯國何以稱子時王貶之也諸侯一不朝則貶其爵宗廟有不順亦絀以爵焉周道也滕侯必居一於此矣王政不行於諸侯何以能加於滕春秋之小國猶有聽命焉者也故杞於桓以侯見至僖而書子薛於隱以侯見至莊而書伯與是為三皆微國也大國則莫見焉杞與僖以子見至文則復書伯亦以是進之也自文以後雖三國亦莫行則周益衰矣或者以為進退皆春秋夫爵王命也可春秋而專之乎以春秋為可專則諸侯之

惡有大於此三國者何以不貶或曰小白伯而正王爵杞薛蓋終小白之世未嘗與齊通也　朱子曰滕子來朝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稱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李氏廉曰案滕稱子杜氏與穀梁同張氏與胡氏同張氏之説發明胡氏然春秋善善長惡惡短先王罰弗及嗣安有一人之罪而世世子孫受貶黜乎趙子以滕子此朝為在喪而後日齊桓霸後方與杞薛皆降號以從會此亦為有見者而在喪之説鑿矣故沙隨程可久以為春秋時大國强暴每責賦於小國小國不堪多自降爵以從殺禮引子產爭承以為證蓋亦用趙子意朱子極取之然考之於經諸侯降爵惟滕薛杞滕初稱侯自桓二年始稱子薛初稱侯至莊三十一年始書伯以為自降可也杞初稱侯至莊二十七年稱伯而僖二十三年卒稱子文十二年稱

伯而襄二十九年來盟又稱子其升降不一比前說又不通矣且二邾皆自附庸升而為子傳者以為齊桓請於天子命為諸侯由是觀之則又似時王黜陟之說亦可行姑記所聞以俟知者又曰程子以滕稱子為臣屬於楚朱子曰滕未嘗服楚不知何據　卓氏爾康曰灌甫曰桀樂正子記滕薛旅朝隱公桓王聞之徵朝滕以子往薛以伯往王怒皆黜焉以子往以伯往自貶之說王怒皆黜焉時王所黜之說也因其子往而貶之尤易為力樂正所記可作兩證　陳氏際泰曰胡文定貶滕子之說非徒刻也又復頗甚滕侯不得已而朝也則與紀侯等也無罪焉爾已其為桓而朝乎宜在穀鄧二侯之列貶名足矣奈何子之即子之而奈何終其身且世世也滕辱國耳貶之若是即前代鄭四國與後成宋亂四國罪有大焉者矣而又何無此峻刑乎即桓之身與桓之子若孫其又何罪之從此又必窮之獄也

案滕降稱子趙氏匡以為當喪未君程子以為後臣屬於楚胡氏安國以為貶其朝桓朱子皆駁之獨取程氏迥自貶以省貢賦之說於情事為近而揆諸春秋之義例亦有不可通者五等之列周有定制春秋不聽諸侯之自尊而獨聽其自貶耶故惟杜氏預楊氏士勛為時王所貶之說為得其實胡氏安國曰時王能黜諸侯則春秋不作夫東周之替也齊晉之霸實王命之儀父黎来賓王爵之即其臧不行於吴楚之遠且大若滕薛杞小邦以為時王所黜夫豈不可春秋之後又將百年周益年矣三晉為侯猶請命焉况平桓之世東遷之初乎

府境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稷杜注宋地當在今歸德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郜杜注國名濟陰城武縣東北有郜城蓋郜有二城北郜城則為郜國又南二里曰南郜城則為宋邑隱十年取郜是也俱在山東兗州府城武縣

公羊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隱賢而桓賊也

穀梁以者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

遺焉

爾

胡傳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懟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夫臣為君隱子為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為有隱乎爾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

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集說何氏休曰宋公馮與督共弒君而立諸侯會于稷欲共誅之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弒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貶不為諱也古者諸侯五國為屬屬有長二屬為連連有帥三連為卒卒有正七卒為州州有伯也州中有為無道者則長帥卒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不為成亂今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加以者辟直成亂也　徐氏邈曰春秋雖為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郜於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　孫氏復曰弒君之賊諸侯皆得討之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此言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者惡不討賊也　劉氏敞曰保人之賊私人之賂制人之上下謂之成亂則可謂之平亂則不可杜

氏云成平也非也春秋有輸平又有公及齊侯平莒及鄭皆直稱平若春秋欲諱受賂之惡言其平宋亂乃是矣今不曰平而曰成此豈平之謂乎且案傳曰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此則傳以受賂立華氏解經之成宋亂也豈不明哉程子曰宋弒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

朱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

陳氏傳良曰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督遂相宋莊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為之也春秋之褒貶至於變文嚴矣向也五國之君大夫書之復書之終春秋僅一再見焉以變文為猶未也而直言其所為舍此無復見者矣 家氏鉉翁曰督雖弒君而馮之位未定今三國為此會將以謀宋而邀利而馮之位始定督之罪始得無討故成宋亂者三國也所以使三國成此亂者魯也穀

梁曰以者内為志又曰公為志乎成此亂深得聖人之意　邵氏寶曰春秋紀事書也而并言其意者有四事焉曰成宋亂也曰宋災故也曰釋宋公也曰伐楚以救江也皆不能已於言者也易曰繫辭焉以盡其言四事者近之　卓氏爾康曰討弑者明正其罪莫如州吁以後弑君者輩出多不書矣成弑者明著其罪莫如于稷以後逆黨者輩出多不書矣春秋之初止記二條以為大法而已　張氏溥曰是會也名定宋公實立華氏也魯桓弑君之賊與督同惡亟成宋亂非徒為督於己亦有利焉是故齊陳鄭受宋賂不書魯受郜大鼎則書取書納詞重而不殺魯桓黨逆之罪深於三國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左傳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雒邑杜注武王但營雒邑未有都城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河南城也今河南河南府洛陽

縣城內西偏
即王城故址

公羊 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戊申納于大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

穀梁 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

胡傳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弒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寘於大廟以明示百官聖人直載其事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集說杜氏預曰戊申五月十日　孔氏穎達曰長歷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　劉氏敞曰此取之宋其謂之郜大鼎何郜所守之大鼎也武王克商封諸侯班宗彝以為子孫藏郜以不義失之宋以不義得之雖久非其有也故謂之郜大鼎　程子曰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寘於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强致之也　葉氏夢得曰鄭人以賂輸平於我而我從之故書鄭伯使宛來歸邴我責賂於宋以成其亂而宋與焉故書取郜大鼎于宋有所刺於後必有所見於前其曰取于宋宋非我所得取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魯道也廟之有器所以薦德不義而薦之是謂瀆其祖納者以力强致之辭也　家氏鉉翁曰前書成宋亂兼責四國也此書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專責魯也

李氏廉曰春秋致賂例宋以郜鼎賂公而書取在魯魯以濟西賂齊而書取在齊蔽罪於魯齊也齊致衛寶而書來歸結正諸侯之罪不獨在魯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作紀侯

胡傳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桓立而朝之也

集說劉氏敞曰左氏云杞侯不敬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是也崇公羊經紀侯來朝竊以謂當作紀不當作杞春秋雖亂世至於兵革之事亦慎用之杞來朝魯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也左氏誤紀為杞

遂生不敬之説穀梁曰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月以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非也六年冬紀侯來朝猶是前紀侯耳猶是此桓公耳行不加進惡不差減而紀侯過而不改其責宜深深則宜日反書時何哉是豈春秋不惡之乎　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吳氏澂曰齊謀并紀而鄭助之紀國小弱為齊鄭所謀度不能自存以魯與齊鄭睦故來朝魯將求庇焉　李氏廉曰紀稱侯公羊注以隱二年考之紀本非侯爵此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故封之百里後恒稱侯而穀注亦以為蓋時王所進是皆不知紀子伯為闕文之故爾　汪氏克寛曰成七年曹伯朝六年十八年定十五年邾子朝皆書月不可以書月為貶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杜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今鄧襄城在河南開封府郾城縣東南三十五里公羊以鄧為國則五年鄧侯來朝即其君也

左傳 始懼楚也

楚杜注楚國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孔疏譜云楚芊姓顓頊之後其後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南郡枝江是也熊通始稱武王武王居郢江陵是也今江陵縣屬荆州府紀南城在府北十里枝江縣亦屬荆州府

公羊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

胡傳 案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

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

集說 何氏休曰時因鄧都得與鄧會自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　杜氏預曰楚武王始僭號稱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謀會　李氏廉曰楚自熊繹始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子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執疵為越章王此僭王之始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為蚡冒又一世至熊通是為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侵隨於桓之六年合諸侯於桓之八年圍鄭敗鄧於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鄖師蒲騷於桓之十一年伐絞伐羅楚已大於江漢之間矣莊公四年文王熊貲立莊六年而伐申莊十

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滅鄧於是楚勢益張他日爭伯之權與始此　湛氏若水曰三國不守會同之大義不宜會而會以謀禦楚則終不免矣　季氏本曰蔡鄭鄧三國皆在楚北境而鄧尤近是時熊通始僭稱王憑陵江漢鄧先患之故為地主而會蔡鄭於其國不知蔡桓鄭莊本無遠慮不足與謀後五年鄧侯吾離奔魯蓋日迫於楚而轉託於周公之後矣

案公羊以為鄧與會胡氏安國及湛氏若水季氏本皆因之隱元年盟宿之例正與此合釋例以鄧為蔡地孔氏穎達遂謂鄧國去蔡甚遠蔡鄭不宜遠會其國都其說亦通

九月入杞

穀梁我入之也

集說杜氏預曰不稱主帥微者也　程子曰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高氏閌曰此年入杞八年入邾其辭雖略而罪有餘也夫桓弒君莫入莫伐而已乃入人伐人是使天下共蒙其恥也　汪氏克寛曰或以為蔡鄭入杞然滅偪陽滅賴皆書遂此不書遂則入者魯也左傳謂討其來朝之不敬蓋因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公子遂帥師入杞而傳會其説耳

公及戎盟于唐

左傳修舊好也

集說陳氏深曰桓弒逆而懼人之討汲汲乎與戎盟以自固書之以示貶也　吴氏澂曰隱公因戎之請盟至再而後與盟今戎不請而桓及之盟蓋與及鄭盟越之意同以己之負大惡而結好以自固也

季氏本曰懼戎

為患復修舊好

冬公至自唐

此書至之始

左傳 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集說 杜氏預曰傳例曰告於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 孔氏穎達曰反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惟八十二耳其餘不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慢於禮者舉大例言耳若行有恥辱克躬罪己不以告廟非為慢於禮也若事實可恥而不以為恥反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宣五年傳曰公如齊高固

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是不應告而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至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飲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宣公黒壤之會以賂免諱不書盟而復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至自晉此則榮還而書至者也昭公至自齊居于鄆此則宜告而書至者也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十七年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公始得歸而書公至自會是諱止而以會告也諸侯盟者必在會後皆書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以盟是因會而為之公行以會告廟故還以會告至雖并以盟告亦不云至自盟為行時不以盟告故也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温遂圍許經書公至自圍許襄十年公會諸侯于柤遂滅偪陽經書公至自會二文不同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定十二年

公至自圍成行不出境而亦告廟者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耦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伐之雖不越境動衆興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於廟也　啖氏助曰凡公行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左傳謂告廟則書於策夫子隨其所至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邇遲速也其有一出而涉兩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擇其重者志之也又有不致本事者本事非功也十二公惟隱不告葢謙讓不以人君之禮自處也其謙不以告或耻也或怠也　劉氏敞曰曷為或至或不至至禮也不至非禮也君行必告於廟反必奠而後入　劉氏絢曰君行其至必書於法當然也古之諸侯朝會有常節出入有常期周衰以後無法妄行征伐會盟紛紛四出棄社稷委人民往往越月踰歲而後得返觀其所書而其亂自著矣　劉氏永之曰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略辭有同異此其易曉也自文以前君

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

案反行必告則史書其至不告則不書杜注孔疏甚明諸家紛紛或以為遠或以為久或以為危或以為幸失之鑿矣

附錄左傳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靖侯之孫欒賔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寘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

令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條杜注晉地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安邑縣有中條山縣北三十里有鳴條岡　千畝杜注西河界休縣有地名千畝今平陽府介休縣有千畝原　陘庭杜注翼南鄙邑翼即今平陽府翼城縣縣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城志云即陘庭也

王桓王十三年

申一年　齊僖二十二年晉哀九年衛宣十年蔡桓六年鄭莊三十五年曹桓四十八年陳桓三十六年杞武四十二年宋莊公馮元年秦寧七年楚武三十二年

春正月

胡傳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歷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歷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歷明矣又有以為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弒君而立至於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集說何氏休曰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　孔氏穎達曰桓公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凡四年於春有王九年春無王無月其

餘十三年雖春有月悉皆無王　趙氏匡曰詳經意直以桓公不顧王法故去其王字以見其罪耳　劉氏敞曰何以不書王桓無王也桓何以無王桓不受命於王也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未受命不敢服其服也已見天子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服歸設奠於祖廟然後臨諸臣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弱天子而不受命則固無王也不書王見不受命也不受命雖久不得為諸侯二年有王未畢喪也又曰何休曰二年有王見始也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非也弑君之罪不輕於成人亂易地之惡不差於納鼎太廟而以為元年未無王輕重失序矣弑君見於即位成亂效於納賂易地著於璧假其迹已明雖使春秋歳輒書王其可謂桓有王乎然則不書王其不為此數事亦明矣。程子曰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　家氏鉉翁曰王室微弱

不能誅討亂賊元年二年猶書王望之也今魯隱喪事既終逆桓未能入見天子而明年春宰糾銜命下聘自是再三聘當誅而獎王綱盡矣天下不復知有王自是不書王示天下之無王也　李氏廉曰案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趙氏以為後人誤加其說己非而注穀梁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遂附會以為十年書王正終生之卒是又不知正弒逆之義矣注公羊者於十年十八年書王得之而元年書王以為桓公此時未敢無王至三年始著其無王之罪是又穿鑿之甚也故胡氏獨取程子又案范氏例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為不書正月不得書王也宣亦篡位而不去者罪之輕重異也　趙氏恒曰春秋之法莫嚴於弒君之賊故其立法則以天下無非當討之人亦無往而非可討之時以當時之人言不但責之天王也而又責之鄰國責之魯國臣子其責之

天王固為王法其責之鄰國與魯人亦王法也以可討之時言元年則書王三年以後不書王十年則書王十八年將終又書王其書王者固為示王法之當討其不書者亦為示王法之當討也

附錄左傳　春曲沃武公伐翼次於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於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汾隰杜注汾水邉釋例汾水出太原故汾陽縣至河東汾陰入河今汾水出太原府靜樂縣西南至府城西東南流經汾州平陽二府至滎河縣北入河靜樂漢汾陽滎河漢汾陰也　欒杜注晉地晉大夫欒氏封邑今直隸真定府欒城縣是也

公會齊侯于嬴　嬴杜注齊邑泰山嬴縣今故城在山東泰安州東南五十里

左傳 會于嬴成昏於齊也

集說 杜氏預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孫氏覺曰桓二年嘗與齊侯會于稷成宋之亂於是復為之會而經不繫事秋七月遂有公子翬如齊逆女之事是於未婚之前而為此會也左氏曰成婚於齊是也桓公與齊謀婚而不由紹介之命媒妁之言身至齊境以與齊謀己之婚醜惡見矣 張氏洽曰亂臣賊子與會而為婚著齊侯之罪也 家氏鉉翁曰魯桓懼方伯之有討而乞婚於齊以為此會非媒而昏昏不以正也越境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為齊侯而親迎迎不以正也是以春秋於嬴之會謹之會謹而書之又曰是時鄭莊善用兵齊為強國故桓以賂結鄭以昏求齊所以逭弑君之討而終須於齊天也非人所能為也

桒會者外為志書會不書及當以張氏洽責齊之說為正葢畏討者魯之情黨惡者齊之罪經意尤惡齊故獨書會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蒲杜注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故蒲城是也

左傳 不盟也

公羊 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穀梁 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

胡傳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受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荅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集說何氏休曰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善其不盟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　范氏甯曰江熙曰齊衛胥命雖有先倡倡和理均若以齊命衛則歸功於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從言其相命則泯然無際矣　楊氏士勛曰今二國相命則大者宜倡小者宜和大則齊也小則衛也故傳云不以齊侯命衛侯也明齊大也但倡和理均故直以相命言之　劉氏敞曰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連率命於天子正也諸侯自相命非正也齊大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

北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又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以謂結言而不盟春秋善之也非也春秋亂世齊衛凡君會而相命蓋何足算陽穀之會公羊以謂遠國皆至桓公發禁於諸侯諸侯咸無用盟最盛矣豈非結言而退乎則何不謂之胥命哉　蘇氏轍曰胥命者約言而不盟也有以相命故不可以言會未嘗歃血故不可以言盟　程子曰二國為會約言相命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　朱子語類問張洽曰尋常如何理會是胥命曰嘗考之矣當從劉侍讀之說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之事由階而升然必與勢力之不相上下者共為之所以布於衆而成其僭也齊衛當時勢敵故齊僖自以為小伯而黎人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能命伯而欲自為伯故於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為者專之矣故桓公遂自稱伯以至戰國諸侯各有稱王之意不敢獨稱於國必與勢力之相侔者共約而

為之魏齊會於濁澤以相王是也其後七國皆王秦人思有以勝之於是使人致帝於齊約共稱帝自相命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僭竊之漸勢必至此豈非其明證乎曰然則左傳所謂胥命於弭何也曰此以納王之事相遜相先也曰說亦有理　汪氏克寬曰朱子意與程子傳稍異姑兩存之竊考莊二十一年鄭虢胥命於弭同謀納王不可云相命以伯况齊衛胥命之後不聞有會盟侵伐之事僅能一戰于郎一盟惡曹皆以鄭忽之故則非相推為伯矣蓋胥命者相結以言而不盟而相結之善惡則存乎其事耳　邵氏寶曰胥命一體也來言又一體也陳氏際泰曰于垂朕也書遇譏其簡禮也于蒲善也書胥命美

其近正也

宗公穀皆以胥命為善程子因之而胡傳亦主其說蓋比之屢盟長亂者為近古也張氏洽從劉氏敞之

說謂彼此相命以成其私而極言其僭竊之所至朱子以為有理故竝存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作紀郕公作盛

集說程子曰自桓公簒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高氏閌曰紀侯懼齊欲親魯郕亦然　張氏洽曰紀與魯親而求援於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二年來朝而與之會也　汪氏克寬曰程子云杞稱侯皆當為紀左傳云杞求成豈因入杞而傳會其說歟

案左穀俱作杞公羊獨作紀程子以為杞稱侯皆為紀當以公羊為是蓋齊魯方睦紀與郕皆畏齊故會魯而求庇也　高氏閌之說得之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 既者何盡也

穀梁 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

胡傳 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變大矣

集說 何氏休曰光明滅盡也 范氏甯曰盡而復生謂之既 孔氏穎達曰食既者謂日光盡也故云既盡也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全照乃成望為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歷家之說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虛闇虛當月則月必滅光故為月食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是言日奪月光故月食也若是日奪月光則應每望常食而望亦有不食者由其道度異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

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掩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掩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掩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入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

但日之所在則月體不見聖人不言月来食日而云有物食之以自食為文闕於所不見也　孫氏復曰凡日食人君皆當戒懼修德以消其咎　程子曰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　家氏鉉翁曰此書食既之始也　李氏康曰食既例三此年及宣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大變也　黄氏正憲曰列國分野上應列宿日月交會之辰亦各有所屬故日雖無所不照而所食之影在下觀之有正而多者有偏而少者當時所食之處必關於魯分居多故自魯觀之見其為既

案胡傳引穀梁不書朔不書日為夜食謂因朝日而知之者非也既曰見其虧傷矣則時刻可稽書朔書日無不可且使日食於亥子之交未出地而復明則雖朝日何從見其虧傷之處耶蓋日食不占夜猶月食不占晝是以唐一行作歴上溯往古千有餘年日食長在晝月食長在夜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胡傳　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集說　范氏甯曰翬稱公子者桓不以為罪人也　孔氏穎達曰天子尊無與敵不自親迎使卿逆而上公臨之諸侯則親逆有故得使卿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是當使人天子不親逆也襄十五年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是知天子之禮當使卿逆而上公臨之也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

乎此對哀公指言魯事是諸侯正禮當親逆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丘明不為之傳以其得禮故也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以卿不行為非禮知君有故得使卿逆也　孫氏復曰是時文姜亂魯驪姬惑晉南子傾衛夏姬喪陳上下化之滔滔皆是不可悉舉也故自隱而下夫人內女出處之迹皆詳而錄之以懲以戒為萬世法　劉氏敞曰左氏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非也春秋非修先君之好而稱公子者多矣若修先君之好乃稱公子者翬帥師師適其宜矣無謂疾之去氏也　張氏洽曰君臣同弑隱公乃昏於齊以求配偶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俞氏臯曰在齊故稱女逆女為桓公逆夫人也　李氏廉曰逆女例諸侯親迎當事不書書魯之逆者五惟莊逆哀姜以仇女為譏其餘若翬逆文姜公子遂逆穆姜叔孫僑如逆齊姜皆卿為君逆也出姜不書逆者蓋公也譏禮成於齊故不斥公也

汪氏克寛曰翬為桓弑隱復為桓逆女以結齊好遂為宣弑赤復為宣納賂逆婦以結齊援皆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陳氏際泰曰公子翬不宜逆女也輕也然公子翬尤不宜逆女也賊也

案紀履緰來逆女程子謂親迎於其所館豈有遠適他國以迎婦者張氏洽主其説洵為有理故此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凡以不親迎為譏者皆删之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讙杜注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有故城水經注云俗訛為夏暉城

左傳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羊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

穀梁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母戒之曰謹慎從爾舅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集說 劉氏敞曰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未見廟猶未入國也 葉氏夢得曰父而自送女非禮也何以不稱夫人以齊侯為之辭也文公逆女于齊在國不言女已成禮也於文公則既成婦矣故書逆婦姜于齊姜宜稱女者也齊侯送女于讙入國不言夫人未成禮也於齊侯猶女矣故書齊侯送姜氏于讙姜氏宜稱夫人者也是謂名正而言順 杜氏諤曰魯逆失之輕而齊送失之過其貶固鈞者也

公會齊侯于讙

集說程子曰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　胡氏銓曰公果親迎自當書逆女必不曰會齊侯也此箇曰會見公因會齊侯而受姜氏耳　張氏洽曰聖人制禮不可過不可不及齊僖愛其女之過至於越境而送之遂使魯侯之出不為親迎而為齊侯在讙特往會之僖公之送桓公之會皆非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始春秋所以書之也　姚氏舜牧曰魯桓意在結齊為援而娶其女故桓所行事重在會不在於婚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

穀梁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胡傳親迎之禮廢於是乎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别嫌明微制治於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集說杜氏預曰告於廟也不言翬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于讙　孫氏復曰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讙也公受姜氏于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讙也故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　胡氏銓曰易曰漸女歸待男行也女歸必待男乃行夫人姜氏不與公俱至故先書公會齊侯于讙次書姜氏

至自齊以見公會于讙本非親迎非易待男之義也

薛氏季宣曰齊侯送女於外公以會禮接之非親迎且兩失之也夫婦大倫也不正之於其始桓之夫婦是不為夫婦矣　吳氏澂曰昏禮之大節有三納幣一也親迎二也夫人至三也得禮則皆不書魯桓會嬴書譏不由媒介而自求昏於齊也逆女書譏不親迎而使公子翬也送姜氏書譏齊侯親送也會讙書譏不親迎而親會齊侯也夫人至不書翬以譏魯桓初使翬迎而中自受姜氏于讙也　李氏廉曰夫人至例啖子曰夫人初至皆書經書夫人至三文姜得見公故不書翬以穆姜齊姜書遂僑如書以者言不當以也哀姜書入不可見乎宗廟也出姜不書至貶成禮於齊也昭公娶吳女不書至恥娶同姓也汪氏克寛曰文定此年傳謂娶夫人國之大事莊二十四年傳謂婚姻常事不書蓋婚姻合禮而不志者書法之常也故僖公之娶夫人納幣逆女夫人至皆

不書也桓公之娶文姜不合於禮故以為大事而悉志之者所以垂戒而書法之變也昭公之娶同姓則又以國惡而隱之也聖人作經如化工生物洪纖高下因物賦形安可執一而論之哉　王氏樵曰案輩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此文姜之始也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于齊此文姜之終也公如齊納幣公如齊逆女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此哀姜之始也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此哀姜之終也春秋據事而書讀者比事而觀而幾微著監戒昭矣　張氏溥曰會嬴逆女會讙夫人至齊僖公送女女既嫁使大夫聘問咸具志焉春秋惡文姜之終不得不詳其始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集說杜氏預曰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孔氏穎達曰經書來聘傳言致夫人是行聘禮而致之也　吳氏澂曰齊僖親送女至魯竟未幾又使貴介弟致之見其愛女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

有年

公羊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當喜乎恃有年也

穀梁五穀皆熟為有年也

胡傳舊史災異與慶祥竝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

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爾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子發明奥旨然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集說何氏休曰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民人將去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明為國家者不可不有年　孔氏穎達曰年訓為稔謂歲為年者取其歲穀一熟之義賈云桓惡而有年豐

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者秉昭元年傳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是言歲豐為佐助之非妖異之物也君行既惡澤不下流遇有豐年輙以為異是則無道之世惟宜有大饑非天佑下民之意也　楊氏士勛曰凡書有年者冬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不可繫以日月故例時也宣十六年冬大有年亦時是其證也　孫氏復曰桓立十八年唯此言有年者是未嘗有年也書者著桓公為國不能勤民務農若是也　程子曰書有年記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弒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謬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劉氏克莊曰桓有年宣大有年古史修以為祥仲尼筆以為異　王氏樵曰桓宣行惡宜得天遣固矣民則何辜天降之有年正見人不恤民而天勤之也考之經元年大水五年旱螽八年建酉之月未霜而雪十

有三年又大水十四年無冰御廩災咎徵疊見惟此年以有年書見年為民之命國之所以存亡而深為人君不德召災之戒也

宗賈氏逵曰言有非其所宜有程子因之而胡傳暢言之其持議甚正或疑以君之故而惡其民非聖人書法本意其實程胡二傳亦謂君惡召災而病民惟此有年為可異爾與公羊以喜書之意正同觀何氏休之說則兩不相悖矣

附錄左傳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於魏

芮杜注芮國在馮翊臨晉縣今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有芮故城在黃河西岸　魏杜注魏國在河東河北縣括地志魏故國在芮城縣北五里今山西平陽府解州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孔疏世

本芮䰟皆姬姓

癸酉桓王十二年

四年　齊僖二十三年晉小子侯元年衛宣十一年蔡桓七年鄭莊三十六年曹桓四十九年陳桓三十七年杞武四十三年宋莊二年秦寧八年楚武三十三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此蒐狩之始

左傳　書時禮也

公羊　狩者何田狩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賔客三曰充君之庖

穀梁　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四時之田用三馬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賔客三為充君之

庖

胡傳 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集說 杜氏預曰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　孔氏穎達曰周之春正月建子即是夏之仲冬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

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時也釋例曰三王異正朔而夏數為得天雖在周代於言時舉事皆據夏正故公以春狩而傳曰書時禮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曰言非其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非地故知此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曰西狩於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而言則狩于禚蒐于紅及比蒲昌間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為之僖三十三年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是其諸國各有常狩之處違其常處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　陸氏淳曰啖子曰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越禮而為之則書以示譏也趙子曰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異春以閱武擇材故以蒐為稱夏以為苗除害故以苗為名秋則順天

時以殺物故以獮為義冬則因守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為目左氏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公羊穀梁冬狩秋蒐並同而苗則公羊在春穀梁在夏公羊則夏時無名穀梁則春曰田田者四時獵之總名不當專在於春故非也公羊之義夏時務農不苗然則自非警急及有獸害苗則不苗也　孫氏復曰狩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講武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遊逐禽獸而已哉然禽獸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也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宗廟之鮮下以除稼穡之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暴惟荒也妨於農惟暴也殄於物此聖人之深戒也　劉氏敞曰四時曷為必田狩春教振旅辨鼓鐸火弊以獻社夏教茇舍辨號名車弊以獻礿秋教治兵辨旗物羅弊以獻祊冬教大閱總軍實徒弊以獻烝又曰公羊以謂春田苗秋曰蒐冬曰狩非也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得其正矣周禮雖非仲尼所論著然制度麤存焉葢周公之舊也仲尼嘗執之矣其有駁雜似周衰諸侯所增益也不足以害其大體蒐狩之名則吾從周禮記王制記四時之田亦復闕夏葢王制出於漢時諸儒而諸儒承公羊之繆遂至於此不足以為據也程子曰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　趙氏鵬飛曰昭九年築郎囿其後遂為田獵苑囿之地葢基於今日之狩　李氏廉曰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見於周禮爾雅而左氏記臧僖伯之言亦同獨公穀所言皆不合穀疏曰左氏之文是周公制禮之名二傳之文或春秋取異代之法或當時天子諸侯別法經典散亡無以取正觀此則胡氏取周禮之説是矣又曰春秋書狩四于郎譏遠于禚譏親讎河陽本非狩特以避召王之名西狩本常事特以志非常之瑞各有義耳　卓氏爾康曰四時之田止書蒐狩蒐狩經不多書其書者必有故也文公以後四公俱不書

以大夫專國公不復知軍政時田得失無足議也昭公八年以後又復頻書是時三家分魯假春蒐之禮以耀武示强又與非時非地之蒐不同故頻書以示變耳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胡傳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

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於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没王使榮叔來錫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晅賵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晅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晅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為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放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集說 杜氏預曰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也他皆放此　劉氏敞曰宰者何官也天子之宰也天子之宰通乎天下渠伯

者何爵也糾者何名也天子大夫不名其曰宰渠伯糾何譏何譏爾桓内弒君外成人之亂又不受命王弗能討也而聘之是崇亂也參譏之又曰左氏曰父在故名非也武氏子來求賻言世武氏也仍叔之子來聘言幼弱也糾擅攝父位自取冢宰其貶猶應甚彼不得但以父在名之而已捨大責小非春秋也又曰公羊以謂下大夫也繫官氏名且字非也理不可書名而又書字仲尼之筆一何繁且迂至此哉又何氏休曰下去二時者為貶天子下聘也亦非也史有遺闕日月者仲尼皆不私益之日月無足見義而益之以不信故不為也　程子曰桓公弒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　朱子曰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子之失刑不成議論魯桓之弒天子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　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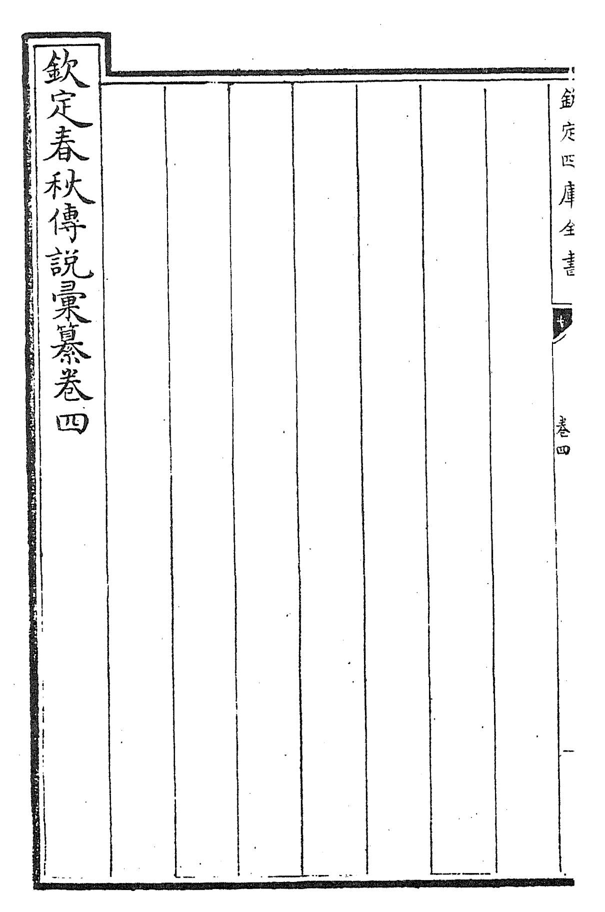
洽曰宰大宰也渠采地伯爵糾名也為天子之冢宰而不能詔王以八柄馭羣臣乃親奉命來聘魯桓故貶而名之也　李氏廉曰宰糾書名左氏直譏其攝父職以出聘己昧於仍叔子之文而杜注又以伯糾為名則伯乃字稱而非名也公穀皆以為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以宰為官氏渠為名糾為字而以伯為老稱則單伯祭伯亦老稱乎蓋欲言微者而經稱伯欲言尊卿則連名故為是臆說耳是皆不知春秋責宰相之書法也　趙氏恒曰桓公弑逆天王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其責當在天王然移其責於宰者蓋糾位高職重若能諫王必無來聘之失諫而不聽則辭位而去而所使者必非糾也今乃承命而來可知其為阿諛順旨而不忠不智不足為宰所以不貶王而貶宰也　陳氏際泰曰天王終以桓公為嫡而可立故糾之聘也與賵之歸同聖人終以桓公非嫡而不當立故渠之名也與咺之斥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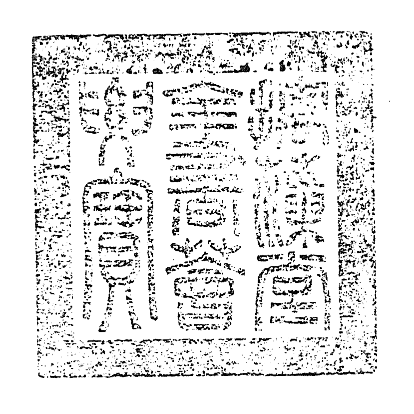
桒不書秋冬程子以為天王失刑其說本於何氏休不若杜注以為史闕文於義為正故劉氏敞及朱子皆從之汪氏克寬歷舉全經闕文

相校以申明程子之說終無確據

附錄左傳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秦詩譜曰秦隴西谷名徐廣曰天水隴西縣有秦亭今鞏昌府秦州清水縣故秦城是也史記秦之先伯翳佐禹平水土賜姓嬴氏後有大駱生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汧渭閒分土為附庸邑之秦


欽定春秋傳説彚纂卷四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王日枚